

博格:鲁迅的这句话就是江南精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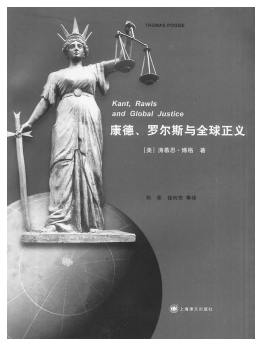
托马斯·博格的导师约翰·罗尔斯,因著作《正义论》而跻身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列。托马斯·博格继承了导师的学术理论,并将全球正义作为其主要研究领域,予以进一步发展。作为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学者,他奔走全球宣扬他的思想观念,积极推进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。

不久前,托马斯·博格应邀参加在无锡举办的首届江南文脉论坛,接受《现代快报》专访时他表示,江南文化的崛起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成功的路径,“开放、包容、学习、创新,这正是当今世界需要的精神。”

现代快报+ZAKER南京记者
白雁/文 施向辉/摄



扫码观看视频



《康德、罗尔斯与全球正义》
托马斯·博格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托马斯·博格 Tomas Pogge

1953年生于德国汉堡,现为耶鲁大学全球正义研究中心主任。曾师从《正义论》作者、20世纪英语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约翰·罗尔斯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在学术上继承了导师的理论,并予以进一步发展,将国际正义作为其主要研究领域。著有《康德、罗尔斯与全球正义》《世界贫困和人权》等。



托马斯·博格

江南独特的精神,就是鲁迅笔下的这段文字,他的话很生动形象地代表了江南文化的特点

对话

来这里 就像到了未来世界

读品:您读过中国古代的诗歌吗?
博格:我读过中国的小说,比如《红楼梦》,但是没有读过古代的诗歌。我的中文很糟糕,所以对我来说,欣赏中国诗歌是非常困难的。如果把汉语诗歌翻译成英语,它经常会丢失很多意蕴。因为汉语有多义字,一个字有多个含义,还有同音字,发音一样,但是意思不一样。当这些优美的诗歌被翻译时,所有的微妙之处都消失了。我读过一些小说,当然也见过很多江南各地的艺术和音乐,相比诗歌,我更关注这些。我也知道唐代的大诗人李白,但也仅仅是知道这个名字而已,并没有从学术研究的角更多地了解他。

读品:30年前的江南和今天相比,有什么变化?

博格:今天它更富有,比欧美先进。在基础设施方面,你们的火车更好,地铁更好,道路更好,建筑更漂亮。当你从美国或者世界其他地方来到中国时,感觉就像到了未来世界。(三十年前)那时中国真的很穷,比现在的年轻人想象的还要穷。有一次我去了路边的一家小餐馆,那位女士问我想要点什么。我说点六块钱的食物,结果她给我端来很多道菜。那时候,六块钱算是一大笔钱,随便就能买到很多菜肴,多得我吃不下。那时候,我在上海是个“大人物”,差不多有40个孩子跟在我身后,看到我这样的老外,他们都很兴奋。当然,在中国的其他地方,也是一样。30年前,这里都是公共交通,几乎没有私家车,出租车也很少,是自行车的天下,我出门都骑自行车。公共汽车非常拥挤,商店里出售的东西很少,买东西很费劲。我岳父的家在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附近,当年,那是一栋很大很显眼的建筑,是地标建筑。但是今天它差不多是上海最小的建筑,因为到处都是摩天大楼。一切都已更新,一切都已重建,30年后的今天,上海已经让人认不出来了。

读品:您岳父的藏书有哪些?

博格:主要是历史书和政治书。他对政治很感兴趣,所以当他在大学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时,做了一名记者。他先是去了印度尼西亚,成为一份中文报纸驻当地的记者。但是当日本人来的时候,他加入了抵抗组织。他在和日本人作战时被抓了,关押在一个环境非常恶劣的监狱里。后来,他到了香港,做了一段时间商人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他立即回到中国大陆,帮助建设国家。他活跃在海外华人协会当中,那时候中国需要投资,所以他一直努力劝说海外华人投资国内,帮助建设祖国。他不仅对历史和政治感兴趣,而且对经济和商业也很感兴趣。他本人也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商人,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海外华人,到祖国来投资不仅安全,而且是盈利的。那时候,他也经常去美国,试图说服美国政府允许中国以尽可能低的关税向美国出口,也就是享受最惠国待遇。后来,如你所知,中国加入了WTO,但他在中国加入WTO之前,就已经做了许多对外贸易方面的工作。

1

托马斯·博格1953年出生在德国,在他的少年时代,中国是个陌生而神秘的名词。“童年和少年时代,我得到了很多历史方面的教育。但可惜的是,我们学习欧洲历史、美国历史,却没有中国历史。那时候的我,对中国完全没有概念。”

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,促使托马斯·博格努力拓展自己的历史认知,“我们觉得很好奇,这个愿意帮助弱小的国家的中国,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?”

遗憾的是,对于当时身在欧洲的托马斯·博格来说,获得有关中国的信息非常困难。1971年,机会似乎来了,他远赴新西兰,在当地一所高中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。虽然相比于欧洲和美国,新西兰的地理位置离中国更近,可惜也没有获得太多有关中国的信息。

“令人高兴的是,在那里,我认识了一个中国的孩子。有一天,他带我去他爸爸经营的杂货店,我看到了中国人吃的食物,带着强烈的中国气息。这为我打开了一扇门,我对中国更加好奇了。”

几年以后,托马斯·博格去美国哈佛大学读书,在那里,他第一次遇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,“我们刚认识的时候,我花了很多时间了解她在中国的经历。后来,她成了我的妻子。”

在哈佛读书期间,托马斯·博格师从当代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约翰·罗尔斯,他继承和拓展了老师“正义论”的学术理论,并有志于该理论在全球范围的推进和实践。

1987年,托马斯·博格和夫人一起回到上海探亲。在中国的九个星期当中,他不仅到了上海,也到了苏州、无锡等地。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,当然也是他第一次来江南。托马斯·博格的岳父是一位文化人,家里藏书非常丰富。记者出身的老先生,眼界开阔、见解深邃,热衷于和洋女婿讨论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,这为托马斯了

解中国提供了一条捷径。托马斯·博格以哲学家的眼光审视着这个曾经陌生的国度,此后,他有意识地将中国课题纳入其学术研究。

2

应邀参加首届江南文脉论坛,托马斯·博格有备而来。从1987年到2018年,经过三十年的了解,他对江南知之甚深,并一直积极地将江南文化和江南精神融入其全球正义理论。

在托马斯·博格看来,江南是一个地理概念,也是一个文化概念,“它始自三四千年前的吴越时期,诸多文化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共生相融,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江南文化。在漫长的历史当中,它一直在发展变化。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独特的,因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文化都相对较短,它们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”

托马斯·博格说,相比于其他文化,江南文化的特点在于开放性和吸收各种思想的意愿和能力,“它勇于创新,鼓励革新,对新事物、新思想、新的艺术形式持开放包容的态度,积极吸收它们进入自身,并在所有这些其他文化的帮助下成长。”

他认为,早期的吴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“吴国从其他国家学习先进的武器制造,例如,制造更好的青铜剑。他们还向其他文化学习治国之道和战术。很多人都知道吴王的谋士孙武,他是个外国人,不是吴国人,但他成了吴国的将领和谋士。”

文化有其自主发展的模式,“哲学家、艺术家、诗人、音乐家、政治家、官员,他们彼此作用,共同影响着文化的发展演变。”但托马斯同时也认为,江南文化的发展与地理江南的驱动有着显著的密切关系。“在中国历史上,北方多次被游牧民族占领,北方人被迫离开,有过几次大规模的迁徙。当他们抵达贫困地区时,往往不受欢迎,因为当地人认为是来和他们争夺资源的。但在富裕的地

区,北方的移民受到欢迎,当地人的心态是:你们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,我们可以向你们学习,一起创造更好的生活。所谓的地理驱动文化,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3

1921年,江南人鲁迅在小说《故乡》中写下了这样的话: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

从吴越古国到鲁迅生活的年代,再到今天的江南,托马斯·博格找到了一脉相承的江南精神:“江南独特的精神,就是鲁迅笔下的这段文字,他的话很生动形象地代表了江南文化的特点。江南人对各种生活方式都开放包容,愿意尝试、学习、创新,愿意吸收海外的优秀文化。这是一种文化自信,他们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样的路。这是江南的精神,更是当今世界所迫切需要的精神。”

托马斯·博格说,如今,人们生活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,都在彼此发生影响,然而有的国家认为,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,别人都应该拷贝它,试着跟它一样。

“如果全世界都屈服于一种文化,那是很糟糕的。就像在单一农业中,所有地方都种植同样的麦子。如果有害虫吃庄稼,整个地区的庄稼都被毁了,整个地区都没有食物。当今世界,我们必须一起解决我们的问题。中国正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,我们可以观察,可以学习,让我们支持中国,帮助中国。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文化,都在寻找自己的道路。多样性才能使世界更稳定,才有益于人类未来的发展。”

在他看来,江南文化充分展示了对多样性的欢迎,“江南精神的姿态是:我们很高兴有别的文化,因为我们可以向它们学习,我们会从中受益。这是鲁迅的观点,也是江南文化的意义所在。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理念,也是不同文化如何共存的理念。”